

宋方金
著

生活不止 诗和远方 还有 甲方乙方



《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知道分子

我们要在故事中建构人类的尊严、重整混乱的河山、发现人性的真相、探究人生的黑白。

这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

编剧、作家、脱口秀从业者宋方金

诚恳之作

 中国工人出版社

生活不止

诗和远方

还有

甲方乙方

宋方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不止诗和远方, 还有甲方乙方 / 宋方金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08-6939-9

I. ①生… II. ①宋… III. ①电影评论—中国—文集 ②电视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9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67759号

生活不止诗和远方, 还有甲方乙方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93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守口如瓶

002 / 我没有守口如瓶

008 / 我依然没有守口如瓶

021 / 我怎能守口如瓶

041 / 守口难如瓶 防患必如城

单口烁金

052 / 拿什么拯救

058 / 那些疯子

066 / 你算老几

072 / 一剑可当百万师

078 / 只争主人翁，已无主人公

084 / 开枪，为他们送行

090 / 有人正在到来，有人已经走远

华山论剑

098 / 真人难做

116 / 关于故事的故事

121 / 开水浇灌 竹子开花

127 / 给上帝讲个故事

131 / 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甲方乙方

136 / 从“你们上吧”到“请跟我来”

139 / 作品与人品

143 / 故事是未来的寓言

窗含西岭

152 /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58 / 从剧本到银幕

172 / 时代的故事

183 / 从丛林法则到燃起篝火

188 / 创作与人生

守口如瓶

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我入行做编剧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是影视业变化最激烈的十年，我目睹着影视行业变成了影视产业，影视作品变成了影视产品，影视界从原来的慢工出细活，变成了现在的大干、快干、巧干、猛干。但我希望大家一定注意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无论你多么想产业化、规模化、全球化、上市化，作为影视业的源头，编剧还是那些编剧，能够讲故事的人还是那么多。

我没有守口如瓶

APEC 会议刚刚结束，又迎来了这么盛大的“剧行动”会议，真是可喜可贺。APEC 会议来了世界各地很多大人物，我们的“剧行动”会议来了影视领域中很多好领袖。APEC 会议产生了很多丰硕的成果，希望“剧行动”会议也能产生很多丰硕成果。但 APEC 会议让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对那些丰硕的会议成果并不是十分关心，大家最关心的是，APEC 会议给人们贡献了一片蓝天。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这说明我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更倾向于精神文明了。

有一位诗人，叫海子，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天空一无所有 / 为何给我安慰。天空非常重要，我们要好好维护它；故事是人生的另一个天空，也需要我们好好打造，好好维护。所以很高兴今天来到“剧行动”，跟各位新老朋友交流电视剧方面的一些问题。“剧行动”这个名字特别好，因为行动这个词很有力量感，首先预祝它“行动”成功。

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影视业的上下游都行动起来了，可以说是风起云涌。首先是资本的行动。以前，除了体制内的影视机构，支撑影视业的主要资本来自盖房子的朋友，专业术语叫房地产商。后来挖煤的老乡们也过来凑过一阵热闹，但挖煤的老乡们对这个行业没有什么真正的热情，玩个票也就走了。现在，大家也都看见了，这些老乡以及这些老乡的上线被抓起来的不少。由此可见，玩票不要紧，但玩钞票和玩女票，风险还是很大的。在此也劝告有此心思的玩家，你们入行要谨慎了。

其实，影视业的资本真正热闹起来，还是最近几年的事。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搞屠宰的、开饭馆的、搞能源的、搞电商的、搞旅游的、卖火腿肠的，都来了。这个现象是好是坏，还需要长远考量，但从短期来看，这些热钱、傻钱还没有真正帮助到影视业，不但催生了一批泡沫作品，而且还烧坏了很多编剧、导演、制片人的脑子。但我依然不认为这就一定是个坏现象，因为跟金钱、跟财富打交道是人类永恒的命题。让影视界的同志们早一点见识一下金钱，比晚一点好。虽然非常遗憾的是，同志们目前对金钱还没有什么抵抗力，一倒一大片。所以我认为，最近几年，是影视业“大跃进”的几年，在数量上我们早就超英赶美了，但在质量上还被日韩落下一大截儿。

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我入行做编剧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是影视业变化最激烈的十年，我目睹着影视行业变成了影视产业，影视作品变成了影视产品，影视界从原来的慢工出细活，变成了现在的大干、快干、巧干、猛干。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无论你怎么想产业化、规模化、全球化、上市化，作为影视业的源头，编剧还是那些编剧，能够讲故事的人，还是那么多。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任何一个讲故事的人，从新手到成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因为

讲故事的艺术，是时间的艺术；这个时间呈现的不光是一个作品里的概念，也包括剧作家的真实人生。不会因为你产业化了，能讲故事的人就产业化了。虽然优秀的讲故事的人在每个时代都是匮乏的，但在之前的时代里，甚至在十几年前，他们都没有遭遇规模化、产业化的问题，基本上还处在一个春种秋收的朴素状态。实际上，讲好一个故事和讲坏一个故事，都是值得理解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规模化、产业化之后，我发现，在好故事和坏故事之外，又冒出了一种故事——假故事。这才是值得警惕的事情。因为我们讲故事是为了从另一个维度上触摸和把握现实的人生。但假故事就跟假牛奶、假烟、假酒一样，危害极大。假烟、假酒的危害立竿见影，但假故事的危害却无声无息，源远流长。目前来看，这还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因为让人又爱又恨的资本已经把影视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变成了它的提线木偶。

除了资本的行动，演员最近几年的行动也非常强烈。最近几年来，我有时候因为不甘寂寞，也沽名钓誉地参加了一些影视活动、颁奖晚会什么的。在后台的时候，我一般都不敢抬头，因为根本认不出谁是谁，生怕把张三叫成了李四。以前主要是女演员长得像，最近我发现一些年轻的男演员也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了。就跟我们的影视作品一样，模样也开始跟风了，太惊悚了。

我后来一琢磨，觉得这里边有化妆的因素，也有整容的因素。据说韩国有一条街，是专门为中国爱美人民服务的。说实话，我真是为这些长着双眼皮、尖下巴和高鼻梁的演员朋友们担心，因为根据常识我们知道，长相的流行也是在变化的，如果以后流行单眼皮、圆下巴呢？再整回来不成？最近几年，我觉得演员朋友们对修改自己的模样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和毅力。当然，这是他们的人身权利，无可厚非，

我只是善意提醒，因为整丑了的也大有人在。我所担心的是，比对修改自己有更大兴趣的，是演员朋友们更喜欢修改剧本。

2010年，大量资本进来后，演员朋友们因为片酬暴涨，于是兴高采烈地掌控了局面，不拍戏的时候改自己，拍戏的时候改剧本。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钱就等于有权力，有权力就等于有能力。这种逻辑非常古怪，但却颠扑不破。这四年来，我们到底生产出了什么样的作品大家也都看见了，特别像一出整容事故的现场。在此温馨提醒演员朋友们，修改自己要谨慎，修改剧本更要三思而后行。建议演员朋友们抽空学习一下著作权法。我最近跟几位编剧同行做了两场关于著作权法的普法演讲，网上有相关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导演们最近几年的行动呢，也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很多电视剧导演从片场消失了，他们已不再亲临一线拍摄。我们都知道，导演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指导表演、场面调度和调性设计，当他们放弃了这一切之后，还是导演吗？我觉得很多导演更像是艺术总监或监制。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电视剧导演都是这样，依然有坚守阵地的战士，比如跟我合作《决胜》的导演阎建钢。这部戏正在京郊拍摄^①，条件非常艰苦，但阎建钢导演执掌每一个镜头的拍摄。我曾提议，我说：“您也已经不是年轻导演了，要不让剧组给您配一辆房车。”他说：“我除了每天上两趟厕所，其余时间全部在现场，没这个必要，如果非要配，可以把钱发给我。”我去现场待了几天，发现果然如此，令人尊敬。编剧是纸上谈兵，导演是兵中谈纸，导演撤离现场，这个行动令人费解。

第二点是，很多电视剧导演开始在屏幕上打出某某作品或某某某

^①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2014年，当时《决胜》正在拍摄。

作品，有的是用醒目的大标题以及强烈的音乐衬托，轰隆隆推出来；有的是去刻了戳儿，“咔”地一个背景声，盖到屏幕上。这本来是电影圈的恶习，现在也开始蔓延到电视剧行业了。坏榜样的力量真是可怕。我觉得这还不是一个品质问题，不是一个虚荣心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建议有这个癖好的导演老师们学习一下著作权法。

相对于其他上下游的行动，编剧的行动力不强，基本上是被动的。最近几年，编剧们被要求成为变形金刚，让你写成什么样儿就得写成什么样儿，一句话，必须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举个例子，我跟阎建钢导演正在合作的电视剧《决胜》，之前的某一位投资方负责人跟我谈话，说，方金，前三集剧本需要修改，要更快、更猛、更强，要让所有电视台的人见了这三集剧本就服气。我说要达到你说的这个效果，不是改前三集剧本，他说那改什么，我说要改合同。咱们把合同解除了吧。别说我，即便写剧本的祖师爷莎士比亚老师、汤显祖老师还活着，他们也写不出让所有电视台都服气的前三集剧本。

现在，前三集剧本已经成了影视项目的魔咒。在漫咖啡、昆仑饭店、丽都广场等影视圈人士聚集的地方，除了谈不缺钱只缺好剧本这两个在影视圈流传已久的惊天谎言之外，谈的就是剧本的前三集。好像整个影视业就活在前三集剧本里边。我在想，如果这么一直进化下去，影视圈会不会出现一种专门的前三集编剧呢？就跟伟大的程咬金老师一样，砍完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三板斧就转身走人。

今天，我们讲故事的人，制作故事的人，负责播出故事的人，都变成了急性子的程咬金，都想三板斧砍死对方。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在北京有一个琉璃厂，一个卖古玩字画的地方，在很久以前，一直到民国的时候，它还保留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无论是穷秀才，还是顽劣的小孩儿，或是任何寒酸没落之人，凡是进店来观看古玩字画

的（明知道他们不买），店家都一律恭敬相待、认真介绍。因为他们知道，穷秀才可能转眼就发达了，小孩儿总有一天会长大，都有可能变成他们的顾客。琉璃厂之所以成为宝地，是因为这里的人有一颗宝贵的心，这颗宝贵的心叫耐心，他们有耐心培养他们的顾客，有耐心与未来周旋。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人人都是程咬金，咬牙切齿地抡着那没头没脑的三板斧；我们的影视界，已经失去了培养观众的兴趣，失去了跟未来周旋的耐心。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卖手机的人，他把纯粹的商品手机卖出了价值观；在我们这儿，一个卖价值观的行业，却被我们变成了一门纯粹的生意。

雪山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今天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作为影视业中的一个环节，编剧不是变形金刚，也不是程咬金，他不可能满足快干猛上的机械化要求。编剧充其量只是一棵树，需要经历四季循环，才能刻出年轮；需要吸纳阳光雨水，才能让绿意爬满枝头。无论影视业有多么产业化、工业化，故事的创作从本质上而言是而且只能是一门手工艺术。很多年来，大家都把讲故事的人当成造梦工程师，把故事当成一个梦，但我坚持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生活才像一个梦。因为生活和梦一样，都带有碎片性和虚假性。讲故事的人不该是程咬金，也成不了变形金刚，他只能讲好他能讲好的故事。好故事，也不是一个梦，而是一条真相的大河，它穿过谎言的险滩，倾泻出情感的瀑布，它让我们看破幻象、不虚此生；好故事是人生另一片没有雾霾的蓝天，不管你有意间还是无意间抬头，它都在那儿等着你，准备带给你深切的安慰。希望我们能讲出并制作出这样的故事。

（2014年11月15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剧行动”论坛的演讲）

我依然没有守口如瓶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电影学院，感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感谢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感谢王兴东会长，是他们牵头举办了这次编剧大讲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感谢汪海林老师刚才精彩的发言。汪海林老师讲得太好了。其实听汪老师讲完，我们已经可以解散了，但是现在外边好像还在下雨，大家不妨再等等，等雨过天晴再走。趁这个时间，我再闲扯几句。

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去年6月想办的，但因为各种原因，就改到了今年6月。去年6月改到今年6月的时候，我想一年的时间，还早着呢。谁知道眨眼就到了今天。真是时光似箭，岁月如梭。

今天来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编剧，我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受一样不一样，就是对于编剧来说，日子特别不经混。有个成语叫度日如年，这个词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相反，我是度年如日。这一年下来我一个剧本都没写完。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编剧的时间分配。对于其他的影视工种来说，他们是按天过的。

一个导演拍戏，是有周期表的，哪天筹备，哪天开机，哪天关机；对于演员来说，哪天进组，哪天杀青，即便有拖延，也是有一个新的日期表的，在这拖延的日子里，还会有片酬产生；对于美术、制片、摄影来说，就更具体了，有始有终。

而编剧的日子不是按天过的，编剧是按年过的。一个编剧写一部三十集的剧本，大概需要一年；如果顺利拍摄，再到播出，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刘和平老师的《北平无战事》用了七年时间。我今年有部戏叫《决胜》，阎建钢导演的，是一部抗战剧，如果下半年能顺利播出，前后是八年时间，正是抗战的时间。这还不是最长的，最长的是刘震云老师的《一九四二》，从写剧本到上映，是十九年时间。

我有时候特别羡慕音乐人。音乐人的时间是按秒算的。一首歌三到五分钟，只要好听，很快就可以传唱。如果走红了，只要他自己不觉得恶心，他就可以唱二三十年。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唱不动了，可以到二三线、四五线城市去唱。中国人口多的好处就这么显现出来了。《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什么的，现在到我们县去唱，肯定比邓紫棋老师火。我们县里的人，最喜欢谁呢，最喜欢凤凰传奇。在我们县，凤凰传奇能甩邓紫棋老师八条街。所以在中国当歌手是最幸福的事。现在一批过气歌手通过综艺平台又复活了，这又能再续上十年的商演，我深深地羡慕他们。

对于影视编剧来说，我们没有这个躺在功劳簿上一劳永逸的机会。当然，影视编剧的时间也不是最悲催的，最悲催的是画家。我们按年过，画家是按辈子过的，就是这辈子能红就算烧高香了。像梵高老师，是死了以后红的。自古以来，在各种职业中，画家多长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画家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宿命。你画得好与不好，你都必须等待，漫长的等待。活不长就不会成功。越早明白自己

宿命的人，越容易长寿。所以，在艺术家中，诗人很容易夭折，尤其是天才诗人，因为他不太愿意顺应天命。像海子老师、顾城老师，都是没有远去的例子。

2012年，莫言老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很多作家听说这个消息以后，扭头就进了健身馆，开始锻炼身体了。因为对于咱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文学小国，从概率来说，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下一个作家获奖至少要等十几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根本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只颁给活着的人，所以好多作家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深深地祝福他们。对于作家、画家来说，他们可以任性一些，用时间寻找潜在的读者和观众。可是我们影视剧编剧不行，我们必须立刻赢得观众，否则你的生存就是问题。我刚才说了，编剧的时间是按年算的，那么我们可以算一算，一个编剧一生当中能写多少部作品呢？

编剧不是早熟的职业，一般来说，一个编剧要在三十岁左右才能独立写出成熟的作品。偶尔的天才不是没有，但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些漏网之鱼。我们给电视剧编剧起个名字，叫张三。张三从三十岁开始能写出成熟的作品，按照现在的客观环境与速度，我们假设他写一部三十集的电视剧用了一年半时间，又顺利拍摄播出了，用了一年半时间，这就是三年时间一部。十年三部，写到六十岁是多少呢？是九部作品。我们假设张三是个劳模，让他写到七十岁，再加三部，是十二部作品。也就是说，张三不间断写作，写的每部作品都被投拍了，他到七十岁能写十二部作品。

我们再说电影编剧李四，李四从三十岁开始写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别看字数少，操作起来速度并不比电视剧快。我们假设李四也是三年写一部，那么到七十岁，也是十二部。我们根据这个数量对比一下

现实。编剧兰晓龙老师，今年四十岁出头，写了多少部作品呢？《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还有一部《好家伙》，是四部作品。当然，在成熟期之前，兰晓龙老师还有一些联合署名的作品，大概都是写了几集的样子。刘和平老师，今年六十岁出头，写了几部作品呢？《李卫当官》《沧海百年》《大明王朝》《雍正王朝》《北平无战事》，是五部作品。我们再来找一个写得多的，咱们电影学院出来的高璇和任宝茹老师，他们是一对搭档，他们目前的作品是九部，平均下来每人是四部半。

我刚才说的都是已经播出的作品，没有拍摄播出的我们不提。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人一生中写成十二部电视剧还是比较难的。我刚才举的例子，都是独立创作电视剧或长年搭档的，多人联合创作、多人接力创作的，不在此列——那些是产品，不是作品。我们再看一下电影剧本的创作现实。电影编剧李樯老师是中戏88级的，九十年代初毕业，到现在二十多年，是多少部作品呢？《立春》《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青春》《黄金时代》，是五部电影。李樯是中国电影编剧中成功率最高的编剧，他写过的作品全都拍了，是五部作品。我们再来看编剧芦苇老师，芦苇老师今年六十五岁，在银幕上署名及联合署名的作品是九部。大家发现没有，一个人一生中写成十二部电影剧本也是非常困难的。电影编剧中，王兴东老师的作品较多，王兴东老师今年六十多岁，有二十多部作品。但王兴东老师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搭档，是王浙滨老师。如果折算一下的话，王兴东老师的作品也是十几部。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算编剧的时间流水账呢，是因为时间是最平等的东西，你可以拥有很多资源，但时间资源没有谁比谁更多。也就是说，在你的才气、运气都还顺利的情况下，你将拥有十二到

十五部作品。库布里克一生中所有的作品，包括短片加起来，是十六部作品。有没有作品多的呢？有。伍迪·艾伦。他今年八十岁，有四十多部作品。但伍迪·艾伦有个特殊情况，就是他本身还是一个演员，他有很多资源，他自己就是一个IP。在影视行业中，一个人是不是IP非常重要。对于单纯的编剧来说，你一生中能写成十五部电视剧，或能写成十五部电影，这就是非常大的成功了。

我这么算账是想告诉大家，不要那么疲于奔命。你对自己要有非常好的职业规划。当你知道你只能写成十五部作品的时候，你就不会浪费自己真正的好创意。在生活中，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对我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我一般会跟他说，从概率上来说，你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大家要知道，创意是非常难的，创意是对世界的一次新的发现。即便你是天才，你也很难对世界有那么多新的发现。

大家都公认昆汀是个天才，昆汀今年五十三岁，他拍了大约十五部作品。他现在想拍就有人投资，但他没有那么多创意。所以当有人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创意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证明这个人还处在业余状态。我看现在好多公司都说自己是创意基地、创意工厂，差点笑得我吐血。现在全世界的故事创意都出现了危机，都找不到好故事；他竟然还敢说自己是创意工厂。这话莎士比亚都不敢说。所以咱们编剧要沉下心来，善待你遇到的每一个好故事。

王朔老师以前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以前总以为前方有重要的事情，于是急急奔过去，后来却发现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过去。我的意思是，编剧要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体力，要知道一生的总量，然后去分配自己的变量；要珍惜每一次创作的机会；要知道哪些工作可以接，哪些工作不要接。比如，现在有一群白痴影视公司，买了一堆所谓的大IP作品，除了其中极个别的优秀作品，大部分一文不